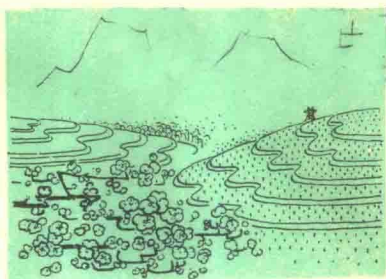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珍珠賦

散文選





# 珍珠赋

散文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珍 珠 賦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豐 內 大 街 166 号)

字数 74,000 开本  $787 \times 1092$ 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4 插页 2

197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1984 定价 0.26 元

---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丰收颂 .....           | 韶 兵(1)               |
| 金色的草原 .....         | 春 晓(5)               |
| 在黄河大堤上 .....        | 曹 地(11)              |
| 秋色醉江南 .....         | 苹 央(17)              |
| 流水欢歌 .....          | ……徐建国(21)            |
| 新河堤上送粮车 .....       | 华 祺 文 珍(27)          |
| 一渠水一渠粮 .....        | 河南日报记者(32)           |
| 有了红旗渠水,啥都变活啦! ..... | 河南日报记者(37)           |
| 革命精神赞 .....         | 河南日报记者(42)           |
| 友谊的种子 .....         | 张泽民 许凤仪(47)          |
| 牙山金秋 .....          | 李荣德 王绍亮(54)          |
| 戈壁红柳 .....          | 芦振国(59)              |
| 黄海绿洲 .....          | 胶南地、县委报导组 大众日报记者(65) |
| 赤松子 .....           | 权世允(69)              |
| 春雨飞舟 .....          | 黄春安(73)      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珍珠赋 .....   | 谢 璞(77)  |
| 秋花蜜 .....   | 游长植(81)  |
| 春满茶山 .....  | 陈明云(85)  |
| 枣乡行 .....   | 黄正文(88)  |
| 塞北鱼米乡 ..... | 陈洪山(93)  |
| 钟 .....     | 靳 丛(103) |
| 燕村新歌 .....  | 秦南文(106) |
| 春色颂 .....   | 陈桂棣(110) |
| 下乡 .....    | 余如汉(114) |
| 换了人间 .....  | 门海群(119) |

## 丰 收 颂

韶 兵

秋高气爽的韶山冲，阳光和煦。今春竣工的十里韶河，流水潺潺。我跨过石桥，沿着傍山小路，前去访问韶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毛福轩烈士的儿子、现任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毛迪秋同志。

转过一个山嘴，我楞住了。眼前是个岔路口，该走哪边呢？

“解放军叔叔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我扭头一看，山林里闪出一个穿红花衣、系红领巾的小姑娘。

“上毛迪秋同志家。”我赶紧说。

“他不在家。”小姑娘大眼一闪说，“我带你去吧！”没等我道谢，她跳下山坡，就在前头引路。她一边走一边摆弄手里艳红的花枝。

“你采的什么花？”我好奇地问小向导。

“映山红。”

“映山红秋天也开吗？”我感到惊讶。

“也开，很少，不象春天满山都是。”

我问她为啥采这种花。她认真答道：“我喜欢映山红，听说这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。”

“呵……”我看着她那天真烂漫的神气，心里一阵激动。这时，山风送来打谷机的隆隆声，夹杂着笑语声、山歌声。远处那一片金色的稻浪里，浮动社员们忙碌的身影。望着沉甸甸的谷穗，我不禁赞叹：“今年又是个好年成！”

“今年可旱得厉害啦！”小姑娘闪着大眼对我说，“有三个多月没下雨。”

“这里不是有韶山灌区渠道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把水让一部分给湘乡一个大队了，那个大队有一千多亩田开了坝。”

“那你们自己呢？”

“我们支书大伯带领社员车水抗旱，两个大队都丰收了！”小姑娘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。

当我们走到快要收割完的大丘时，打谷机声已经停息，社员们正在田头小憩。小姑娘燕子似的飞到一块试验田牌子边，趴在那看报纸的中年汉子肩上说：“支书大伯，有位解放军叔叔找你。”

这就是毛迪秋同志了。我赶上前去和他握手，说明来意。他谦虚地说：“我们做得很不够，现在正按照毛主席关于‘农业学大寨’的指示，加劲赶！”

“大伯，今天下午我们的红小兵活动，你一定要来参加啊！”

小姑娘朝我一摆手，飞燕似的走了。

我问毛迪秋同志这丘田的晚稻产量，他笑笑说：“亩产八百斤左右。”

“产量很高啊！”我称赞道。

“不算很高。我们是在向大寨学习。去年陈永贵同志来韶山，给我们传了不少好经验。这是我们搞的试验田，今年稻麦三熟，亩产两千斤左右，还差得远啊！”

“差得远？”从毛迪秋同志这句话里，我知道韶山人民为革命种田，用科学种田，胸怀有多大，标准有多高！

远处传来红小兵的歌声。毛迪秋同志征求我的意见：“同去看看吧？”我点点头。他把田埂上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、报纸和红色笔记本放进黄布书袋，转身和我朝山坳那边走去。

只见前面一个有着燕尾式屋宇的祠堂边，红旗飘扬，红小兵的队伍整齐地排在那儿，雄壮的《国际歌》声直冲云天。

毛迪秋同志告诉我，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考察农民运动的旧址。红小兵唱歌后，毛迪秋同志开始给他们讲革命故事。他讲起了当年韶山党支部带领群众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，讲起了当年儿童团的斗争故事，还给他们讲了韶山党支部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的毛新枚烈士，被捕时在这儿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经过。

他那朗朗的音调，象滚滚的江河，把我们带进了风云变幻的大革命年代。毛新枚烈士巍然如山的高大形象，耸立在我眼前；他怒斥群敌的慷慨言词，萦回在我耳际。

这时，从红小兵队列里走出那个大眼睛小姑娘，她高举



起右手，用十分坚定的声音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！”

离开毛主席考察农民运动的旧址，我不禁称赞起那位小向导来，向毛迪秋同志打听她的名字。

“她就是毛新枚烈士的孙女，叫毛彩霞，是班里的副班长。”毛迪秋同志笑着告诉我：“这小妹儿有股倔劲。今年‘双抢’中，我见她年纪小，要她干轻活，她争着要插秧。她说，‘我爷爷为革命死都不怕，我还怕吃这点子苦么？’”

听了毛迪秋同志的介绍，我仿佛看到在韶山革命的沃土里，一株株嫩绿的幼苗，正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，滋润着党的雨露，茁壮成长，天天向上。

呵！红色的韶山，革命的摇篮，过去，您在烽火连天、浴血奋斗的艰难岁月里，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多少英雄儿女、先锋战士；今天，在这四海翻腾、五洲震荡的伟大时代，您又为共产主义事业哺育了多少优秀的接班人、战斗的生力军啊！

我望着远去的红小兵队伍，望着田间收割的社员们，望着韶山冲里那络绎不绝的幸福人流，不由得高声地朗诵起毛主席伟大的诗句——

喜看稻菽千重浪，  
遍地英雄下夕烟。

## 金色的草原

春 晓

秋天，色达草原到处盛开着金黄色的格桑花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。过去往往有人把草原叫成翠绿色的，我看这阳光灿烂的色达草原啊，却是金色的，是金色的草原。

### 牧 笛

清晨，雪山顶上飘浮着一朵朵金灿灿的云彩，草原上放牧着一群群肥壮的牛羊，远处一条象银带子似的公路上，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汽车在往返急驰。我轻轻地来到老阿爸坐着的小山包上，听着他吹得非常动听的牧笛。一曲曲悠扬激荡的笛声，和眼前美丽的草原景色，使我的心情不由得奔腾起来。

一曲笛声刚完，我兴奋地说道：“老阿爸，你吹得真好呀！”

老人黑红的脸上，露出喜悦的微笑：“这支心爱的笛子，我天天吹着它，吹出一曲又一曲我们翻身牧民的心声，但怎么也表达不尽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对今天幸福生活的

无比热爱的感情啊！……在旧社会，草原上的牛羊有千万头，我们却没有一头；藏族娃子中的笛手有千万个，但没有一个有吹笛子的自由啊！那时，在奴隶制度的压榨下，我们顶不完头人的乌拉差，还不完头人的吃人债，悲沉的笛声，也诉不完我们娃子的血泪苦啊！我阿爸是头人的放羊娃子，长年劳累，吃不饱一顿糌粑。一天，也是在这个山包上，我阿爸坐着，望着蓝天，吹起了悲愤的牧笛。谁知道头人和管家从这儿走过，听到笛声，硬说是冒犯了他家的神山，用乱石活活把我阿爸砸死，还一脚踏碎了那支笛子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人擦干了眼角的泪水：“有红太阳的金光，荒凉的草原才长出丰盛的牧草和美丽的格桑花；有毛主席的领导，我们藏族娃子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啊！人民政府成立那天，我专门到县城百货商店买来了这支笛子，这时起，我便天天吹着歌唱幸福生活的歌儿。我要把它吹得更加响亮，歌颂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，歌颂欣欣向荣的草原。”

天边，太阳升起来了，金色的光芒照在辽阔的草原上。老阿爸的笛声又响起来了，这来自草原的笛声啊，是那么激昂、嘹亮！听到笛声，牛羊忘记了吃草，雪山摘下了云帽，河水伴着笛声在欢跳。这笛声高高地、远远地飞呀，她满载着翻身牧民的心声，一直飞到金太阳升起的地方。

## 欢 舞

傍晚，彩霞映照着草原，给藏族牧民的帐篷洒上一层金

辉。牛羊都已经回圈，我和老阿爸从公社回来，向一群正在欢舞的青年人走去。

“意勒(小伙子)、意姆(姑娘)，你们好！”

“老阿爸好！”青年们象潮水齐向老人涌来。

我看着眼前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心情不由得激动起来：“你们为什么这样的欢乐呀？”

“金雀鸟唱起动人的歌声，是因为美丽的春天来到；藏族人民跳起欢乐的锅庄，这是在庆祝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个丰收年啊！这些青年人明天要和州车队的同志一道，送一批丰收的畜产品到县城去，你看他们呀，一个个心里都乐开了花！”老阿爸帮这伙年轻人做了回答，他向我笑了笑，又向人群中喊道：“邓珠队长在这里吗？”

“老支书，我在这里。”一个戴着狐皮帽子的青年人走到老阿爸跟前。

“酥油都包好了吗？”

“包好了，请检查吧！”他指着帐篷边几堆小山一样的酥油包子。

“还有羊毛也都包好了吗？”

“包好了，你看——”他指着帐篷那边几堆小山一样的羊毛包子。

“还有，壮牛也都选出来了吧？”

“选好了，一头头肚子都吃得饱饱的。”他指着前面圈里黑压压的一群牛。

我不解地问老阿爸：“东西不是用汽车运，怎么还要用

牛来驮？”

“哦……哈哈哈，”老人爽朗地笑起来，“不，这些‘小拖拉机’，是去支援内地贫下中农的。”

“邓球，”老阿爸又对青年队长说道，“晚上通知社员们，明天汽车来时，要给我们送来一批大米和牛奶分离器，叫大家早点做好准备，到时快卸快装。”

“好。”青年队长刚回答，老阿爸紧接着满意地对大伙说：“那你们现在就尽情地跳起欢庆丰收的锅庄吧。”

“支书，你也参加吧！”

“我？哈哈哈，行呀！”

歌声顿起，老阿爸和一群欢乐的年轻人热烈地跳起舞来。在晚霞的金辉中，舞姿是那么豪放壮美，歌声是那么慷慨激昂。一步步舞，一声声歌，充满着翻身牧民欢庆丰收的激情。

## 糌 粑

夜里，满天的星星，一轮明月象嵌在远处的雪山顶上一样，格外皎洁。微风中飘来一阵阵磨糌粑的清香。我和老阿爸应邀来到老阿意（老大娘）家里作客。

宽敞结实的牛毛帐篷内，点着一盏明亮的酥油灯。帐篷中间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，红漆小桌上的红旗牌收音机，正在播送《东方红》的乐曲。

老阿意给我盛满一碗奶子茶，又递给我一碗糌粑：“同

志，请喝碗奶子茶，请尝一尝我们牧区的糌粑。”

“牧区的糌粑？”多么新鲜的名字啊，我惊奇地望着慈祥的老阿意。

老阿爸微笑着作了回答：“松树栽到雪山上，更显出它的青翠；知道糌粑的来历，才能倍觉它的香甜啊！你是新到草原的客人，我就把这牧区糌粑的来历，给你介绍一下吧。

“过去，千里草原春来草生，秋去草枯，多少年来何曾生长过粮食？！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奴隶娃子们祖祖辈辈给土司头人做牛做马，连奶渣都吃不饱，哪里还吃得上糌粑呀！那时，到这里来做生意的商人，要五斤羊毛才换得到他们的半碗糌粑。奴隶娃子连一只羊也没有，哪里还有羊毛去换糌粑？当时，在老年人中都传说世上有一种金青稞，只要撒一粒在地上，一夜工夫就可以长出无边的青稞来。但是，在黑夜一样的旧社会里，哪里去找这样的青稞啊！有一年，老阿意的丈夫在头人那里借了一碗青稞，撒在自己开的一块荒地上，春天，青稞长出了幼苗，但过不多久就被冰雹打死了。寺庙里的喇嘛恶狠狠地说，青稞被打死，是因为冒犯了神地，草原自古就是长草的，哪里还长什么庄稼。后来，为了还头人的那碗青稞债，老阿意的丈夫被逼着去给头人家里背包子，被活活累死。

“解放后，旧社会的奴隶娃子，成了新社会的主人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生活越来越幸福。今年初，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学大寨人战天斗地，开荒播种，战胜了无数次霜冻、冰雹打，现在，终于在这不产粮食的牧区，第一次收获了金

闪闪的青稞，第一次磨出了牧区的糌粑，结束了多少年来关于草原不长庄稼的说法。”

“支书说得对呀，”老阿意布满皱纹的脸上出现了幸福的微笑，“这牧区的糌粑，是毛主席给我们播下的金青稞种长出来的啊！是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使我们获得丰收的啊！”

我吃着香甜的糌粑，细心倾听着两位老人的介绍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过去，老一辈关于金青稞的传说，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。

啊，牧区的糌粑，你是金色草原长出的金青稞磨成的！

## 在黄河大堤上

曹 地

清晨，我们登上黄河大堤。

堤内，黄色的长河，波涛滚滚，向东奔流。宽广的河面上，机轮隆隆而过，白帆乘风远航；堤外，无际的稻田，微波荡漾，象绿色的海洋。长长的灌溉渠，似几条白色的缎带，飘在绿海上面。近处，可以看到水波粼粼的鱼池，不时哗啦一声，泛起一柱白色的水花。藕塘里莲蓬高擎，红花惹眼，绿叶摇曳。

这一派美景，使我欣喜而又惊奇。

解放初期，我曾第一次来看过黄河。那时，满眼是旧中国留下来的斑斑伤痕。茫茫的沙滩，白花花的盐碱地，几块稀疏的庄稼象害着大病似的黄瘦不长。麦子熟了，穗子小得象小楷笔头，农民薅了半天，只一抱就运走了。

二十年过去了。这对古老的黄河来说，不过是短暂的一瞬。然而在这一瞬之间，却改变了它几千年来的凄凉的面貌。

忽然，汨汨的流水声，引起我的注意。只见眼前有一条湍急的河流，从堤下穿过，向大渠里，喧嚣着，奔腾着。



这就是东大坝提灌站。这个提灌站有十六台机组，抽水十几个流量。掌管它的是十几位生长在黄河边上的贫下中农子弟。负责人史小三同志，算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一个，约摸有四十来岁。也许是刚干活回来，裤子还卷在大腿上。他向我们介绍说，脚下这块土地，正是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的地方。

我问：“那时你记事了吗？”

老史感慨地说：“记事了。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滔滔黄水，一漫东南，田野、村庄，眨眼间都淹没了。那年我才六岁，幸亏叔叔急中生智，一下把我抱在俺家祖辈熬盐碱的大锅里，才漂泊逃生。”

望着面前这位刚强铁汉，听着隆隆的机器声，我的思绪如滔滔黄河，翻滚着，奔腾着。我想，过去黄水使人民漂流异乡；现在人民牵着黄水的鼻子走，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！

说到变化，身历其境的老史，感慨万千地说：“新旧两个时代相比，不可想象的事太多了。”

是啊！在那漫长的黑暗时代，封建统治阶级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生命财产。他们口头上说治黄，实际上把搜刮人民的钱财，都装进了他们自己腰包里，这样，洪水一来咋会不决口！据记载，在解放前的两千多年中，决口一千五百五十多次，较大的改道二十六次。在北洋军阀和反动阶级统治时期，更是经常泛滥成灾，仅三十四年中，就决口一百零七次。黄河，古老的黄河，曾是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啊，变